

# 归正微刊

## 《渴慕神》

### 揭去帕子

“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，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”（来十19）

在许多教父的名言中，有一句最好的话，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：“你为自己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没有安息，直到在你里面找到了安息。”

这位伟大圣徒只用几句话，就说明了人类起初的历史，以及人内部的秘密。神为了自己而造我们。这是唯一能够满足一个有思想的人的答案，不管他曾经推想过什么其他的理由。人如果依从错误的教育和执拗的理解，作了其他的推断，任何基督徒都不能对他有所帮助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没有信息可以给他。我的呼吁是针对那些已经被神的智慧开导的人，我的话也是对着那些心灵中饥渴的人而说，他们的内心已经被神唤醒过来，因此他们不需要什么理由作证明。他们心中的切慕就证明了。

神为他的缘故造就我们。韦斯敏斯特会议所订定的“教义小问答”及“新英格兰教义初阶”仿照古老的方式，所提出“是什么”和“为什么”的问题，并用最简短的字句作答，都是普通世上的文字所不能做到的。问：“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”答：“人的主要目的乃是荣耀神，并欣赏和享受神，直到永远。”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那活到永永远远者的面前敬拜，如此说：“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”（启 4:11）

神因他的喜悦造了我们。他造我们的目的，是叫我们与他，他与我们，能在属天的交通里，享受亲属般，神秘的甜蜜。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在灵里得以见他，和他同住，并从他的笑脸中得到生命。但是我们触犯了米尔顿所描写，撒但和他的使者背叛神的那种恶行，我们和神决裂了。我们不再顺服他和爱他，在背逆和惊恐中，从他面前逃避。

然而，他是天和天上的天所不能“局促”的神，谁能躲避他的面的呢？所罗门的智慧见证说：“神的灵充满全地。”神的无所不在是一事实，而且是形成他的完全神性中所不可少的。然而享受他的同在，又是一回事。我们原是像从他面前逃走了亚当一样，躲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或像彼得一样，怀着惧怕的心情喊着：“主阿！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（路 5:8）

所以人在地上的生活是一种离开神的面的生活，我们已经从正常美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，再也保不住原来的地位。因为失去了这种地位，遂造成我们永无止息的不安。

神的整个救赎工作，就是要消除因那一次背叛所造成的悲惨结果，使我们和他自己再一次建立正常而永远的关系。这就必须把我们的罪孽予以圆满的处理，使双方完全协调，打开一条活路，使我们与神再有交通，并能在他面前过生活。同时，由于他恩惠的工作感动我们的心到他面前来，这恩惠的工作，第一步就是使我们对于神渴慕的心，叫我们心中如同浪子说：“我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。”（路15:18）这是第一步，正如中国人据说的话：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

旧约时代的会幕，是一个灵魂由罪恶的旷野回到神面前的路程的最好说明。归回的罪人先进入会幕的外院，在铜祭坛上献血祭，又到洗濯盆把自己洗净；然后经过一层幔子，进到圣所，那里没有天然的光能

够射进里面，只有金灯台发出温和的亮光照耀一切，表明耶稣是世上的光；那里又有陈设饼，表明耶稣是生命的粮，和香坛代表无止息的祷告。

敬拜的人虽然享受了这许多的东西，然而还是没有进到神的面前，因为还有一层幔子，把至圣所隔开。在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，神自己住在上面，显出他的威严和荣耀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里面去，而且一年只有一次，还要带着血，为他们自己和百姓赎罪。这最后一层的幔子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各各他山断气的时候已裂开了，写圣经的人解释说，这幔子破裂，就是为每一位敬拜神的人，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直接来到神面前。

新约中每一件事物和旧约是互相吻合的。被救赎的人不必再害怕不敢进入至圣所。神愿意我们进到他面前，并且一生都在他面前生活。这是实际的经验，不止是一种应当遵守的道理，乃是每一天，每时刻可以享受到一种生活。

与神同在，乃是一切事奉神程序的中心。全部利未记，如果没有这件事，会幕中一切的设备，都如同一种不成文字的字母，对于以色列人和我们都没有意义。会幕中最重要的事实，就是神在那里，他在幔子里面等候着。同样，神的同在乃是基督教的中心。基督教的信息，就是神等候他所救赎的儿女知道神的同在。现在流行的基督教，对于神的同在，不过知道它的理论，并未晓得这是基督徒现今可以实得的权利。根据目前基督教的说法，我们只在地位上来到神面前，从没有说到我们可以经验实际到与神同在的事实，像马子贤那样动人的火热，现今是完全找不到了。这一代的基督徒，就这样用这不完整的说法来量度自己，自足的心，代替了火热的情绪。我们停留在称义的地步，就觉得满意了，不注意到缺少个人灵性生活的经验。

住在幔子后面，显出烈火威严那一位是谁呢？不是别人，乃是神自己，就是“独一的神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，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，”“独一主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子，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，出于神而为神，出于光而为光，出于真神而为真神，首生而非被造，与父一体”，和“圣灵，赐生命的主，从父和子出来，与父、子同受敬拜，同受尊荣。”然而这神圣的三位，又属一体；“我等敬拜一体三位，而三位一体之神。其位不紊，其体不分。父一体，子一位，圣灵亦一位。然而父、子、圣灵同一神圣，同一荣耀，亦同一永恒之尊严。”

在幔子的后面是神，世界对他的感觉是：“或者我们可以找到他。”他籍着大自然把自己的一部分显示出来，又籍着道成肉身把自己更完全地彰显出来；如今他正等候着要向谦卑和清心的人来一个夺取心魂的完全显现。

这个世界因为缺乏对神的认识而趋向灭亡，同样地，教会因为没有神的同在而濒于生命枯干。我们大部分灵性疾病的紧急疗治方法，是要在经验上进到神面前去，使我们猛然觉得我们是在神里面，神也在我们里面。这要救我们脱离狭隘的心思，使我们的胸怀开广；这会把我们生命中不洁净之物，统统烧掉，如同在荆棘中的火焰，像臭虫和霉菌烧掉一样。

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是一个多么广大任我们漫游世界，多么壮阔让我们浮游的大海。他是永在的神，这就是说，他是在万古之先就有了的。而且超越时间的限制。时间从他开始，也要在他里面终止；对于时间他无所要求，也不因时间的变换而受亏损。他是永不改变的，这就是说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也不会有任何一点顶小的改变。若有改变，就是说他必须由好的变为不好的，或由不好的变成为好的，但他不能有任何一种的改变。他既是完全的，就不能够变为更完全；若是他会变为更完全的，那他本来就不够成为神。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这就是说，他一下子很自由而不费力地知道一切的物、一切的灵、一切关系、一切事情。在他没有过去，也没有将来。他是……，此外就没有其他形容活物的名词，可

以应用在他身上。慈爱，怜悯和公义，都是属他的。他的圣洁无法形容，没有任何比喻或数字可以把它表明出来的，只有火能把它略略加以描写。他曾经在烧着的荆棘中显现；他住在火柱中，一直经过那漫长的旷野道路。在圣所中的基路伯翅膀中间名叫“舍吉那”的火焰，在以色列民族繁荣的年日曾显现过。旧约过去，新约来临，他又在五旬节降监，如同火焰，分开落在门徒的头上。

斯宾诺沙写过关于神的理智之爱，也说出了一点真理；但是神最高的爱并不是属于理智的，乃是属灵的。神是灵，只有重生的人的灵才能真实的知道神。在人的心灵深处必须燃着这种灵火，不然的话，他的爱就不是神的真爱。天国里最大的人，就是那些爱神比别人爱得更多的人。他们事奉的敬虔，深而且诚，备受敬仰。只要默想一会儿，他们的名字就会在我们脑际一个一个的浮现，而且都带着象牙的天宫里，发出来没药、乳香和桂皮的馨香。

费伯是一位渴慕神如鹿切慕溪水的人。由于他的渴慕，神向他特别的显现，使他整个人生燃起火热的爱焰，可以与宝座前的撒拉弗相比。他对神的爱用在同一神性的三位一体其中的每一位，是无分彼此的，而且似乎他对于每一位，都有一种特别的爱情，单单为他存留的。三位一体神的第一位就是圣父，费伯这样歌颂他。

就这样 坐下思想神  
啊！何其快乐  
思想你的思想 呼吸你的名字  
地上更无再高福乐  
爱的酬报竟就是父神  
啊！我心喜悦难鸣  
俯身你座前伏下  
凝视复凝视

他对于基督的爱极其炽烈，炽烈的程度几乎要把自己吞灭了。这种爱在他里面燃烧，如同一种甘甜而圣洁的狂热，又如同熔解的黄金液一般，从他口中流了出来。在他的一篇讲章中他这样说：

“我们在神的教会中，无论面向那一个地方，都是耶稣。他之于我们，是一切事物的起始，中间以及终结。……他是我们人的一切，凡是良善的、圣洁的、美丽的、可喜悦的，主耶稣就是。任何人都不必贫穷，他若愿意，可以把耶稣作他的产业，为他所占有。任何人都不必沮丧灰心，因为耶稣是天上的喜乐；他最乐意进入忧伤的人的心中。我们对于好多事情都曾言过其实，但是说到对于主耶稣的感谢，或者说到耶稣对于我们的丰盛慈爱和怜悯，便从来不曾言过其实。我们即使把一生的时间用来讲说耶稣，对于应当说的甘甜事情，还是述说不完。永远无穷的时间，都不足够叫我们认识他的一切，或是称颂他的一切作为，不过，这些都不要紧，因为我们可以时常与他在一起；此外，我们没有其他愿望。”

当他直接和我们的主倾谈时，他这样说：

我是如此爱你我不知  
约束的途径  
你的爱似一团燃烧着的火  
烧在我灵深处

费伯向着圣灵，也是一样的热爱。他不只是在神学上承认圣灵具有神性，和圣父、圣子同等，而且经常在歌唱和祷告中，也不住的颂扬他。他真正的俯伏下来，前额触地，以表示他对第三位神那种热烈而又虔敬的崇拜。在一首颂赞圣灵的著名诗歌中，可以见到他那种热烈而虔敬的心意：

神的灵啊 美丽复可畏  
我心不得不为你而裂  
你爱情温柔备至  
全为我们这些可怜罪人

我恐怕引用的句子已经太多，不如把要说的，用直截了当的话说明出来。所说的就是，神如此的伟大而奇妙，又是如此的全然可爱，他不用加上任何别的东西，只有他自己，就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像费伯（他不过是属于数不过来的一大群人中的一个）所认识到对神的敬拜，决不是单从神学的知识中产生出来的，凡为爱神而至于“心裂”的，是到神面前的人，他们的眼目也仰望过神的威荣。“心裂”，是另一个心情，为普通人所不知道，也不明白的。这些人常带着属灵的权柄说话。他们到过神的面前，并且向人说他们到过那里。他们是神的先知，不是受教的文士，因为文士只把他所读的告诉人，而先知却把他所看见过的告诉人。

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不是抽象的，只读过圣经的文士，和亲自看见过神的先知，二者的差距就如同海洋那么宽阔。我们现今的世代、充斥着正统派的文士，先知到底在哪里呢？文士们生硬的声音，充满了福音信仰的团体，但是神的教会却等候着要听那曾进入幔子里面，用心灵眼睛看见过奇妙圣者的人的柔和声音。像这样的往深处里去追求神，和从实际生活经验上进到神的面前，乃是每一位神的儿女可以享受的特殊权利。

由于耶稣的肉身受死，已使幔子为我们裂开了。在神那方面，没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进到他面前去，为什么我们还在外面滞留呢？为什么我们竟让自己一直在至圣所外面过日子，从来不进去朝见神呢？我们听见新郎的声音说：“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”（歌 2:14）我们觉得这人呼声是为我们发的么？然而我们还是不走进去，于是岁月如梭，我们渐成衰老，而且疲倦，到底还留在会幕的外院。究竟是什么拦阻我们亲近神呢？

通常见到的答案，只是因为太冷淡了。这并不是以解释全部的事实。还有比内心冷淡更加重的问题，在冷淡的背后必定有东西，必定另有使冷淡得以存在的原因，我们要把它找出来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心中存留着一层“帕子”吗？这“帕子”未曾像会幕的幔子已经被拿掉，乃是还存留着，阻挡神的面的神的光，使我们不能看见他，这就至今还活着的败坏性情构成的肉体的“帕子”，它生长在我们里面，还没有被交出来接受审判，还未被钉死，也还未予以舍弃。这就是我们从来未真正认识的自我生命所组成的坚韧“帕子”。我们曾经暗中为它而惭愧，而且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从来没有把它交给十字架予以审判。这暗昧的帕子，并不是如何的神秘不可捉摸，也并不难以辨识。我们只要向自己心里察看，就会看见它，或许还有过修补的痕迹；然而，它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大仇敌，也是我们灵程长进中的一个最有力的拦阻。

这“帕子”并不是一样好看的东西，也不是我们平常爱谈论的事情。我在此是要对那些心灵中渴慕神，决志跟从神的人说话。我知道他们不会回头，虽他们所走的要经过死荫的幽谷，里面仍有对于神的切慕，使他们继续的往前追求。纵然面临任何痛苦，总为着将来的福乐，情愿忍受十字架。因此我大胆地把这一层帕子的内容作一个介绍。

这“帕子”是用“己”的生命的细纱组成的，它是人类天性中的罪恶。它并不是我们的所为，乃是我们的所是。在它里面还隐藏着他们的狡猾和力量。

明白地说来，“己”的罪就是以下这些东西：自义、自怜、自信、自满、自足、自我欣赏、自爱，以及



其他一大堆类似的东西。这些罪住在我们里面深处，是我们天性中的一部分，使我们不会注意到它们的存在，除非神的光照到它们。这些罪性若有更露骨的表现，就成为自尊自傲、自我表现、高抬自己等等，基督教领袖中也有这些罪，真是令人惊异。但更令人惊奇的，就是人认为非此不足为伟人，这些并不妨碍他们的见证，与所传的福音。这不是故意讽刺，事实上有些教会团体，为了要孚从望，这些罪恶竟然成为必须有的；在高举基督的伪装之下，人高举了自己，这在目前已是非常普遍的事，甚至到了不再有人去注意的地步了。

有人以为明白了人类堕落，和必须籍着基督才能称义的教理，就可以救我们脱离“已”的罪恶权势；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。那个“已”可以在祭坛上生长，它会眼睁睁地看着神的羔羊流血至死，而一点都不受感动。它会为更正教的信仰而奋斗，会大声宣扬靠恩典得救的道理，同时因工作而心志增强，总而言之，它接受正统神学的培养，它对圣经的讨论，比起闲杂的谈话要高明得多。甚至我们对于神的渴慕，会为它造成一个顶好的环境，让它蔓延和生长。

“已”就是这一层不透明的帕子，把神的面遮住了。不是知识可以把它除掉，乃要属灵的经历。这就如大麻疯不会因着教训而离开我们的身体。我们得自由之前，必须让神做进一步拆毁的工作。我们必须让十字架在我们里面作致命的对付。我们要把一切“已”的罪恶带到十字架面前去接受审判；我们必须准备经历一种最剧烈的痛苦，如同我们的救主在本丢彼拉多手下所受的痛苦一样。

我们要记住这个：我们谈论裂开“帕子”的时候，只是在想像中说话。我们的思想、意念，会以为这是很愉快的事，但是实际上，这是没有一点愉快可言的。在人的经验中，这一层“帕子”是活的，有生命的纤维物，是用我们身上有感情、有知觉的东西造成的，触到它，就是摸到我们的痛处，把它撕掉，就是叫我们受伤流血。若不是这样，那十字架就不成为十字架，那种死，根本就不算是死了。死并不是一件儿戏的事，把我们天然生命中一种娇养而柔嫩的东西撕破了，那不是别的，乃是叫我们经历最深的痛苦。然而这乃是十字架对主耶稣所作成的事，也是十字架对每一个信徒所要作的，为的是要使我们得到自由和释放。

我们要当心，不要希望籍着修补里面的生命就可以自己去撕裂“帕子”，要让神亲自给我们作一切；在我们方面，只要信靠和顺服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舍弃，拒绝那“已”的生命，算它是钉死了。但是我们还要把那种懒惰的顺受性情，和神实在的工作分别清楚。我们要坚决非达到目的不可。我们不可单单靠一套自我钉死的理论，就停下步来，以为满足了，那就是效法扫罗，把最好的羊羔和牛牲留起来。

十字架是残忍的，也是致命的，但也是顶有功效的。它不叫你一直挂在那里。时候到了，它的工作要告成，受钉者要断气，此后就是复活的荣耀和权能——痛苦忘记，喜乐来到，并且帕子揭去了；我们在属灵的实际经验中，进到神的面前来。

祷告：

主啊！你的道路何等完美，人的道路又是多么邪僻与黑暗，求你指示我们怎样叫自己死去，好叫我们再活过来，得着生命的更新。求你把我们“已”的生命的帕子从顶上裂开，如同你裂开圣殿的幔子一样，我们要凭完全真实信心，与你亲近。我们要在这地上，在经验中与你同在，好叫我们到天上与你同住的时候，不怕看见你的威荣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
（选自《渴慕神》，本文收录在《陶恕文集》里，需要纸质版的，微信联系：271087029）